

研究愚园路的过程是在做一次历史的钩沉,也仿佛是在做一次历史的悬疑和侦探。比如愚园路到底是“西头先闹猛起来”还是“东头先闹猛起来”的问题。源自思南读书会上,上海史研究专家“学院派”和几个70多岁老人的“生活派”之争,我当时因为确实没有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所以只能以孔夫子“知之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保持沉默,回来后,我倒是有心对之进行了一番考证,我的主要方法是根据自己整理的“愚园路大事记”来加以分析,愚园路最早出现的两个花园是建于1864年的兆丰花园和建于1882年的申园。兆丰花园是由英国兆丰洋行大班、跑马厅董事、地产商霍格(H.Fogg),在1853年以低价买进曹家渡以西千亩土地后私建,1864年建成“霍格别墅”或称“兆丰花园”。而申园则始

东头,西头,哪头先闹猛起来

——愚园路钩沉系列之三

徐锦江

建于1882年,位于静安寺西隅(原愚园路235弄新华园所处),占地12亩,中构层楼,四围花木,右有堂榭,并凿方池,尚称宏敞,四周筑路,车马可直达园内,绕行一周而出。当时租界中尚无较胜之园林,得此园已觉别开生面。申园是上海最早的经营性私园。开创时,按股份集资银1.6万两,故又称申园公司。按照迄今没有改变的逻辑,往往一个地标性的游乐场或公共空间诞生会带来人流,并进一步带动交通和周边房地产业。尽管“兆丰花园”比“申园”先建了18年,但“兆丰花园”当时还是“私园”,“申园”却已是

“经营性的私园”,实际上就是公园,所以人气应该更旺,按照上海城市发展自东向西发展的基本脉络,说愚园路东头因为静安寺和申园先闹猛起来的大方向没有错,且愚园路经1914年和1918年两次越界筑路(据《上海通史·附录》),才形成现在的格局,也就是说,在进入20世纪前和1910年代,除了现在静安寺和久光百货后面的那一小段“军路”(建于1860年),愚园路还有名无实,现代意义上的愚园路还没有存在。之后,在1890年,因为经营不善,申园为四明张氏创葺的愚园所并。愚园位于静安寺东,近赫德路(今常德路)交汇处。本为镇海叶



不久前在法国里昂赶上了一场婚礼,新娘是我昔日留学时的同窗好友达尼亚,二十多年

半路夫妻的婚礼

朱晓琳

来,我已经是第三次参加她的婚礼了。婚礼前新娘在电话中告诉我,除了我们夫妇二人是远道而来的中国朋友,其余来宾仅限于双方家人。可是当我们走进举行婚礼的社区小教堂,却发现里面挤满了人,男女老少毛估估也有五六十位,演《大宅门》都绰绰有余。教堂仪式结束后,婚礼派对在新郎父亲家的花园里举行。我意外见到新娘的两位前夫携他们现在的妻子也在来宾中间,还有他们与达尼亚所生的孩子以及继子女。新郎也是再婚人士,新娘在婚宴开始前把三个大男孩介绍给我时说:“他们都是我丈夫的儿子。”于是我明白这三个男孩是新郎与前妻所生。果然,孩子们喊新郎“爸爸”,而对新娘直呼其名“达尼亚”。婚宴上,这几对与新郎新娘生活经历相关的过去时或现在进行时夫妇坐在一起说笑聊天,丝毫不看出他们之间的气氛有何尴尬。新郎跟新娘的前夫商讨起买车卖车的事情,新娘则向新郎的前妻请教如何烤芝士蛋糕。我的座位恰好与新郎前妻相邻,我悄悄问那位女士:“你真的一点也不生达尼亚的气吗?”她看出了我的疑问,大大方方回答:“你也许奇怪达尼亚夺走了我的丈夫,我怎么还能把她当朋友?这是因为了解我的前夫是个很聪明的好人,既然他决定选择达尼亚而放弃我,说明达尼亚一定有胜过我的

地方,所以我要和达尼亚成为朋友,也好看看到她到底哪儿比我强。”坐在对面的新郎听了哈哈大笑起来,搂住新娘的肩头说:“亲爱的,如果有一天你也放弃了我而选择另外一个男人,我决不会跟那个男人决斗,我也要跟他交朋友,好弄明白我为什么输了。”

新娘达尼亚的父母早年离异,以后又分别再婚,因而新娘有两个爸爸两个妈妈。如今四位老人依然健在,他们在女儿的婚宴结束后像老朋友一样玩起了纸牌。这天参加婚礼的中年人大多是新郎新娘的兄弟姐妹,或同父同母,或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甚至是没有血缘关系只是法律意义上的兄弟姐妹。下一代人也一样,或是新郎新娘的亲生子女,或是他们的继子女。这些人之所以能聚集在这个婚礼上,是因为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新郎新娘的“家庭成员”。

新娘达尼亚还告诉我,她两次离婚前都先跟孩子进行沟通,让孩子们明白每个人都有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重要的是让孩子相信父母依旧爱他们,当年达尼亚父母离婚前也是这样做的。女友的话让我思索了很久,在法国,近年来的离婚率已经高达百分之四十,却很少听到继父母虐待孩子,或离异双方反目成仇制造出人生悲剧之类的社会新闻。虽然法国人和中国人的文化背景不同,但世界上除了通常的血缘关系之外,理解、宽容、理性和爱心,也应该是人与人之间产生亲情的源泉吧。

为光圈优先模式, F5.6、ISO 设定为 640,手动对焦(预设定焦距)。用守株待兔的方法等待红嘴鸥飞临镜头画面,这才即时按快门。鸟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人类

氏别墅,后为四明巨商张氏经营,经过修建,于光绪十六年落成,并于同年六月初五开园。该园占地30亩,垒石引泉,遍栽花木,并扩建亭台楼阁数处,布置淡雅,风景清幽。园内有杏花村、云起楼、倚翠轩、鸳鸯厅、敦雅堂、花神阁诸胜,为中国传统的东方式园林。园内有鹿苑、虎棚,并蓄养虎、豹、猕猴、白鹤、锦鸡、孔雀及梅花鹿等动物,供游人观赏。每值春秋佳日,游人纷纷,而以夏日尤盛。为上海三大营业性私园(张园、愚园、徐园)之一。

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召卖,后改为和记愚园复开。柳亚子、陈南巢、高天梅等同盟会组织的民族文学团体——南社,来此集会14次,成为南社主要活动场所。1900年7月26日,唐才常等人在上海成立史上浓墨重彩的“中国国会”,邀请上海名流余荫、汪复、章炳麟、叶瀚、汪康年等维新人士80余人,集会的地点也是愚园南新厅。据章宗祥的《任阙斋主人自述》回忆:“每值星期,余尝与二三同学,步行至张园、愚园球戏。”尽管愚园路是“时尚属土路,非若近时之平坦也”。而“兆丰花园”的命运是,因为霍格破产,于1911年得价14万,将极司非尔路以北地块卖给了美国圣公会创建的圣约翰书院和洋商安卡赞。1913年公共租界越界筑路,把极司非尔路向西延筑至白利南路,将“兆丰花园”一劈为二。

1914年极司非尔路以南部分,到今公园早桥,由公共租界工部局收买,工部局还将早桥以南直到白利南路,东到今兆丰别墅,西到苏家角的其他土地一并购进,在此开辟公园,名极司非尔公园,又名梵皇渡公园,国人称兆丰公园。公园当时占地320亩,大门位于白利南路(长宁路)和愚园路口。建园初期,不准国人入内,人也不会多到哪去。至此,仍可以说“东旺西冷”。愚园路西头的兴旺应该归功于三个因素,一是东边的地标,作为公共空间的愚园因为经营不善而在1917到1918年间废弃。二是1922年8月13日,由中国(宁波)人董杏生首创的公利汽车公司开通的上海第一家公共汽车取道愚园路往返于兆丰公园和静安寺之间,全长4公里,共两辆进口长头式公共汽车(其实是德国“霍克”牌卡车改装成的客车),每车载客30人,每客取费2角(以后1路、9路和10路双层公共汽车都从愚园路



一本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旨在培养少儿的阳刚之气的图书受到社会的特别关注,被认为是一本培养男子汉的好书,该书出版后,经有关部门批准在全国四五年级广泛推广。许多家长网上点赞,认为这个问题早该抓抓了。有的直言不讳说:孩子在幼儿园是阿姨照顾,小学老师又是女性多,弄得孩子从小阴柔性格,如此下去,还怎么培养上战场的军人。这件事,甚至被国际舆论广为关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发表一篇署名文章,题为:《中国开始处理男子汉危机:让男孩不再是“娘娘腔”》。说是危机,或许外国人有点

夸张,但这也绝非危言耸听,有社会学家发表论文,证明这些年我们的确面临着男子汉阳刚之气弱化的现实,而这样一个问题,又着实影响着一代人的健康成长。如果稍加留心,我们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这些年大众对人的外貌审美发生了变化了,比如,人们已经逐渐很习惯用“帅哥”、“靓仔”的标准来衡量青年男性的相貌,甚至用几近低俗的“小鲜肉”之类的词汇来称呼英俊男生。与此同时,被取而代之的则是传统意义上能表现男子汉英雄气质的长相,那些方形的国字脸,那些充满英豪气的紫红色脸膛,不再被人们所崇尚。这看似只是个人审美喜好问题,实质上却是关乎国民素质培养的重要话题。

对“帅哥”、“靓仔”的称谓,表面上看仅是语言称呼问题,但细究起来,实际上它暴露了语言的滑稽与悲哀,是社会对于用词的不加节制。在我看来,一个健康的社会,更需要多一些阳刚之

气;特别是军人职业,需要的是献身精神和忠诚刚毅的品格,容不得队列里的脂粉气和奶油味。军人知识水平的提高,也并不意味着对军人形象的解读一定会从英雄好汉的气质往后退。在我看来,在影视剧及一些媒体的宣传中,确实有一个审美导向的问题:那就是在向我们观众展示军人形象时,要更多一点英雄气,少一点奶油味,以培养英雄气质和阳刚品格。不久前,韩国媒体披露这

样一件让社会批评的事,据说韩国军方对韩军某部进行一次例行性行装背囊检查,结果在士兵行囊中发现,有相当多的士兵高档化妆品的品种和数量,不少于韩剧许多当红明星。这些脸上涂满化妆品的士兵还能上得了战场吗?韩国社会对此一片惊讶,人们甚至把这些归于韩剧明星的引导和示范。

既然计算机和外语可以从娃娃抓起,那么男子汉呢?这个未来社会在体能与智能方面都不可或缺的栋梁群体,是不是也应该从小男孩抓起?男人不是天生的,男人是在人生责任的熔炉中锻造出来的。军人也不是天生的,军人是在沙场的硝烟中熏陶出来的,军装不是用于表演的服装,无论你在灯光的映衬下显得多么动人,如果你不担负着责任,不彰显着勇气,你就不是合格的军人,当然也就不是完整的男人。

值得欣慰的是,今天我们的社会对这种审美的误判已经开始走向清醒和反思。这一次,上海把培养男子汉列入小学教材,国家有关部门又在全国推广,足见这个问题的重要。



边看边聊

"好男儿"要从小培养

陈先义

装背囊检查,结果在士兵行囊中发现,有相当多的士兵高档化妆品的品种和数量,不少于韩剧许多当红明星。这些脸上涂满化妆品的士兵还能上得了战场吗?韩国社会对此一片惊讶,人们甚至把这些归于韩剧明星的引导和示范。既然计算机和外语可以从娃娃抓起,那么男子汉呢?这个未来社会在体能与智能方面都不可或缺的栋梁群体,是不是也应该从小男孩抓起?男人不是天生的,男人是在人生责任的熔炉中锻造出来的。军人也不是天生的,军人是在沙场的硝烟中熏陶出来的,军装不是用于表演的服装,无论你在灯光的映衬下显得多么动人,如果你不担负着责任,不彰显着勇气,你就不是合格的军人,当然也就不是完整的男人。值得欣慰的是,今天我们的社会对这种审美的误判已经开始走向清醒和反思。这一次,上海把培养男子汉列入小学教材,国家有关部门又在全国推广,足见这个问题的重要。

样一件让社会批评的事,据说韩国军方对韩军某部进行一次例行性行装背囊检查,结果在士兵行囊中发现,有相当多的士兵高档化妆品的品种和数量,不少于韩剧许多当红明星。这些脸上涂满化妆品的士兵还能上得了战场吗?韩国社会对此一片惊讶,人们甚至把这些归于韩剧明星的引导和示范。

既然计算机和外语可以从娃娃抓起,那么男子汉呢?这个未来社会在体能与智能方面都不可或缺的栋梁群体,是不是也应该从小男孩抓起?男人不是天生的,男人是在人生责任的熔炉中锻造出来的。军人也不是天生的,军人是在沙场的硝烟中熏陶出来的,军装不是用于表演的服装,无论你在灯光的映衬下显得多么动人,如果你不担负着责任,不彰显着勇气,你就不是合格的军人,当然也就不是完整的男人。值得欣慰的是,今天我们的社会对这种审美的误判已经开始走向清醒和反思。这一次,上海把培养男子汉列入小学教材,国家有关部门又在全国推广,足见这个问题的重要。



静安寺附近有一些旧式里弄(现大都已拆除)外,大部分建于上世纪30年代。建筑是人使用的,房地产一起,人气自然兴旺。愚园路东面再起,是因为1932年百乐门舞厅的落成。所以镇宁路以东的愚园路上的优秀建筑大部分都建于上世纪30年代后。不知专家学者以为然否,可有高见教之。

滇池红嘴鸥

王定森

滇池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又名昆明湖、昆明池。是云南省面积最大的高原淡水湖,也是中国第六大淡水湖。滇池湖光山色十分壮丽,水面开阔。每年的冬天,成千上万的红嘴鸥从万里之遥的西伯利亚飞越到中国的云南,栖息在云南昆明市的滇池和翠湖的水面上。它们嬉水,觅食,盘桓着与人亲近。昆明市民倡导关爱鸟类,营造了良好的人文自然环境。云南昆明独特的温润暖和的气候条件,使红嘴鸥成群结队在这里生活栖息,优游自在。市民和游客不时地买些面包喂食,它们毫不惧

怕,争相接受。人与鸟之间建立了相互信任,和谐相处的关系。红嘴鸥的到来也吸引了大量的海内外游客前来观赏,形成了昆明市的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我拍摄的这幅红嘴鸥照片,使用佳能1DX单反照相机,24-70mm变焦镜头。因为红嘴鸥不怕人,可以近距离地拍摄到红嘴鸥的特写,同时又交待了滇池湖面上众多的红嘴鸥盘旋飞翔的场景。鸟类拍摄一般使用的是长焦距镜头,我反其道而行之,使用短焦距镜头。这样既能拍到红嘴鸥的特写镜头,又能交待画面中的周围环境信息。目的是想表达良好和谐文明的生态环境,才能吸引众多的鸟类来此栖息。此幅照片拍摄时设定

为光圈优先模式, F5.6、ISO 设定为 640,手动对焦(预设定焦距)。用守株待兔的方法等待红嘴鸥飞临镜头画面,这才即时按快门。鸟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人类



七夕会

善待鸟类才能和谐相处,才有鸟语花香的美景。我们要珍爱生灵,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明天才会更加美好。

老邻居大海告诉我,他租给房客的一室内热水器坏了,恰巧有对面的动迁户欲将使用多年的旧热水器“低价”转让,如此的“白菜价”令他心动。作为老邻居,我实话实说:为了租客人身安全,少一点日后“麻烦”,还是买新的热水器来得保险和安心。

笔者退休前在液化气行业工作多年,知晓使用多年的直排式燃气热水器大多已超过使用期限,热水器元件的老化,安全保护装置失效,极易产生一氧化碳等气体泄漏、中途熄火或燃烧不完全等情况,从而危及生命和财产安全。尤其是冬季,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极易危及沐浴者的生命健康。前一阵媒体时不时披露因老旧热水器没有及时“退役”而晕倒送医院急救者已不在少,真的是教训深刻,代价巨大。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不顾自身和家人安全,人命关天,安全第一,命没了,钱还有什么用!

当下,有不少市民将余房出租,作为居家开销的补充无可厚非。租房要租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千万不能有侥幸“凑合”的心理而留下安全隐患。笔者直言,像热水器诸如此类有使用“期限”的家用电器,与其提心吊胆贪便宜,还不如花小钱买个新的来得安全,顺心。如果本末倒置,那就应了一句老话: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莫捡了芝麻丢西瓜

金洪远